

征稿: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母親的橙皮

劉軍生

每年小暑過後，母親總會仰頭望著院子裡柚子樹上還沒黃的柚子，喃喃說：「該做橙皮了。」我那時小，心裡老犯嘀咕——明明是柚子，怎麼母親和鄉鄰們都叫它「橙皮」？長大了才明白，這是老家獨有的叫法。陳皮是陳年的橘皮入藥，而母親做的橙皮，是用未熟的青柚切成薄片，蜜漬晾曬而成，是家鄉「老表茶」裡萬萬不可少的一味茶點。

母親吩咐我們三兄弟去摘還沒熟的青柚子。我個子小，爬樹利索，自然就成了上樹的那個。我在樹上挑著摘，母親帶著兩個哥哥在樹下撿。柚子堆了一地。母親搬來砧板，用刀將每一顆青柚先切成六瓣，剝去中間那團鬆軟的棉絮狀柚心，只留下周圍硬實的青白部分，再均勻地片成月牙形的薄片。母親把切好的柚皮碼進盆裡，我們幫著把井水壓到盤裡。柚皮在水裡浮浮沉沉。

接下來的兩三天，母親每天清早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柚皮一把把撈起，擰得半干，再換上新的井水。如此反覆，到第三遍水時，那青澀的麻味便漸漸淡了下去。到了第三日傍晚，父親已經把灶膛火燒起來。大鍋裡的水已經冒泡。母親先將祖母留下的兩面銅鏡浸入大鍋，再撒入少許明礬。父親挽起袖子，把擰乾的柚皮分次投入沸水中。用漏勺在鍋裡慢慢翻動，青白的柚皮在熱浪裡打著旋，一點點由青轉成黃

綠。母親不時撈起一片，在嘴邊呼呼地吹著氣，輕輕咬上一口，嚼了嚼，「不澀了，熟了。」父親便趕緊撈起，倒進笊簍瀝水，一把把擠干，再泡進清水裡。就這樣一鍋接一鍋地煮、濾、擠，灶間霧氣蒸騰，滿屋都是柚皮被滾水激發出的清苦香氣。我們卻早撐不住，枕著那香氣，在竹床上沉沉睡去，迷糊間還聽見母親輕聲叮囑父親「火小些」。

一覺醒來，廚房裡，母親在把早先備好的白糖按份量放在燒紅的鍋裡融化，把柚皮滿滿倒入鍋裡面，用鍋鏟輕輕的攪拌。慢慢地，每一片柚皮都均勻地掛上了晶瑩的糖液，從青黃變成了半透明的蜜色。母親將它們鏟入瓷盆，晾在廚房一角。

頭兩天，糖汁還未被柚皮完全吸透，母親不時用竹筷去翻動，讓每一片都吸得飽飽的。到第三四天，便可將它們一片片拈出來，整整齊齊排開在篾箕裡，端到院子裡去曬。六月的太陽毒辣得很，一兩個日頭過去，那柚皮皮色就轉為翠綠，內瓢瑩白如脂玉，通體透著幽幽的清香，甜而不膩，脆而不硬。母親小心的抱出那只青花瓷壇，將橙皮一片片碼進去，壓實，封嚴，抱到堂屋最陰涼的櫃子裡存著。

那橙皮，平日裡母親是捨不得動的。要等到春節，或是家裡請「老表茶」的日子，才鄭重地啟封，擺上茶盤。

一壇青柚製成的橙皮，藏著盛夏的清風，也載著母親細碎的溫柔。一口清甜脆爽，褪去茶水的苦澀，也撫平歲月的喧囂。這獨屬於老家的味道，早已融進我的骨血，成了最難忘的鄉愁，牽絆著我歲歲年年的歸途。

夏夜串香

高峰

夏天的傍晚，日頭下去了，熱氣卻不肯散，路面還是溫溫的。這時候，最念想的，便是一把烤串，幾碟小菜，再配上兩瓶冰啤酒。樓下不遠，有個老楊烤串，擺了十好幾年了，炭火一起，整條街都是香的。

和鄰人老孫踱過去，攤子已經坐了不少人。塑料凳子矮矮的，桌子也有點油膩，但誰也不在意這個。老楊遠遠地就招呼上了：「您來了！老規矩？」「老規矩。」孜然、辣椒面兒，羊肉串在炭火上滋滋地響，油滴下去，「嗤」的一聲冒起一股白煙，香味順著煙就飄過來了。

等串的工夫，我往四處看看，晚霞將盡未盡，出神間，我心裡忽然冒出一個念頭，古人夏天是不是也這樣在街上吃東西呢？《東京夢華錄》裡說，汴京的州橋夜市，有「旋炙豬皮肉」「滴酥水晶餠」，想來宋人的夏夜，也有一番熱鬧的。

串上來了。羊肉串烤得恰到好處，外面焦香，裡面還嫩，咬一口，孜然的香、辣椒的辛，混著肉的本味，在嘴裡炸開。老孫已經開了一瓶啤酒，也不倒杯子裡，就著瓶子喝，咕咚咕咚幾口下去，哈一口氣：「得勁兒！」我笑他牛飲，他說吃串就得這麼喝，這是江湖規矩。想起「綠蟻新醅酒，紅泥小火爐」，那是冬天的雅致；夏天的酒，就得是冰的，得就著晚風，得聽蟬鳴蛙鼓，才是味道。

吃著吃著，人就多了。旁邊那桌的幾個漢子，猜拳的聲音震天響；這邊一對小情侶，頭碰著頭，也不知道是串好吃還是話好聽。還有一個小姑娘，給媽媽表演新學的舞蹈，轉起圈來，裙擺就像一朵開了的花。這些聲音混在一起，卻不覺得吵，反倒讓人心裡踏實。

忽然想起元結的《石魚湖上醉歌》：「石魚湖，似洞庭，夏水欲滿君山青。山為樽，水為沼，酒徒歷歷坐洲島。」雖然環境不能比，但這攜串的心情，怕是有幾分相似，都是圖個自在，圖個痛快。

月亮不知道什麼時候上來了，掛在樹梢，清清爽爽的。吃飽了，喝足了，靠在椅背上，連話也不想多說。這就是尋常百姓的日子呀。沒有什麼山珍海味，也沒有絲竹管弦，就是幾串肉，幾杯酒，幾個熟人，卻能吃得人心裡滿噹噹的。

忽然想起一千多年前，蘇軾被貶黃州，夜裡和幾個朋友在江上喝酒，寫下「餚核既盡，杯盤狼籍。相與枕藉乎舟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」。想來古人今人，對夏夜的這點快樂，心意大抵是相通的。只不過他們是在舟中，我們是在街邊小攤；他們吃的是魚，我們吃的是串罷了。

夜深了，老楊開始收攤。和老孫晃晃悠悠地往回走，身後炭火的紅光漸漸暗下去，烤串的香氣卻還在晚風裡飄著，淡淡的，像是夏夜裡一個暖暖的夢。

夏夜蝦香

龔鈺淇

學校後門那條街，傍晚就熱鬧起來。店門口幾張矮桌，塑料凳東一張西一張，地上有水漬，也有踩碎的花生殼。牆上風扇轉著，吹不散暑氣，倒把桌上的紙巾吹得翻過來。我們幾個人坐下，老闆娘遞過菜單，手在圍裙上擦了擦，問要幾斤。朋友接過去，掃一眼，說先來三斤，不夠再添。

龍蝦是用大鐵盆端上來的。紅油沉在底下，蒜粒和干辣椒密密地貼在蝦殼上，花椒浮著幾顆，油亮亮的。蝦鉗支棱在外面，顏色紅得紮實，有人舉著手機要拍，旁邊的人已經把塑料手套扯開了，套到一

半就催：別拍了，趁熱。手機收起來，桌邊只剩手套窸窣窸窣的聲音。

剝第一隻蝦，左手捏住蝦頭，右手擰尾巴，殼滑，手套薄，一用勁，紅油就順著指縫往下走。蝦頭掰開，裡頭有一點蝦黃，捨不得扔，低頭輕輕一吮。辣味先到嘴唇，再到舌尖，最後往喉嚨裡鑽。蝦尾巴要捏兩下，殼鬆了，一截白肉才肯出來。剝順手了，動作就快了：擰、掰、捏、抽，一截蝦肉丟進嘴裡，手又去摸下一隻。

小龍蝦這東西，好吃就好吃在麻煩。麻煩得讓人顧不上別的。平日吃飯，總要摸兩下手機。這時候誰的手都不乾淨，屏幕亮了也沒人理。朋友說話說到一半，低頭找紙；另一個人剝不開，把蝦遞過來，讓我幫忙。桌上蝦殼越堆越高，紅的鉗子、空尾巴、咬破的蝦頭擠作一堆，紙巾揉成團，沾著油。手套破了小口，油鑽進去，指甲縫裡也染了辣。

吃到中間，嘴唇開始發麻。有人起身去冰櫃拿酸梅湯，喝一口，酸味壓住辣，過一會兒，辣味又悄悄漫上來。隔壁桌在划拳，聲音一陣高一陣低。我們這桌倒安靜，只顧低頭剝蝦，偶爾抬頭笑笑，又低下去。

我偏愛吃到後半段。開頭那點新鮮勁

過去了，人反而鬆下來。盆底的湯汁顏色深了，蒜粒翻上來，軟爛爛的。土豆片吸飽了味，貼在勺子上。龍蝦剩得不多了，大家開始挑大的，小的扒拉到一邊。有人說吃不下了，手還在盆裡翻。夏天的胃口就是這樣，白天被熱氣壓著，到了晚上，反倒願意為這一口辣、一口麻，多坐一會兒。

末了，總要加一份涼面。麵條倒進盆裡，筷子拌勻，紅油裹上去，黃瓜絲沾著蒜末，紅紅綠綠的。大家摘手套，摘得很狼狽。手套外面一層油，翻過來還在滴。紙巾擦了幾遍，手指頭聞一聞，還是那個味。拇指和食指，像還捏著一隻沒剝完的蝦。

散了，桌上剩一盆蝦殼。我們往宿舍走，手早洗過了，指縫裡那股花椒蒜頭的味道還在，淡淡的。路燈照在手背上，指甲邊還有一點紅油，沒洗淨。也不急著洗。留著這個味道，走一路，就還有方才桌上那股熱乎氣。

回到宿舍，用肥皂又搓了一遍，那股味道才算散了。躺在床上，嘴裡還有一點麻辣的回味，嘴唇微微發著熱。想想這一晚上，也沒做什麼，就是幾個人，三斤蝦，一盆紅油，說了幾句閒話。可這樣的晚上，過一個，夏天才算沒白過。

文藝副刊

海韻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: 宓月

644期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在川西，我離天空很近（組章）

滾到近前，剛好接住你放下的一口氣。

五色海在更高處。要爬很久。喘很久。然後，它就突然出現了。一汪水，藍得不講道理，藍得讓你毫無防備。

不是天空的那種藍，也不是深海的那種藍。

是那種讓你突然安靜下來的藍，是那種讓你忘卻塵世不知身處何方的藍。

坐在湖邊，看自己的影子落在水裡，被波紋揉碎，又慢慢拼起來，慢慢消散。

下山的時候，經幡獵獵作響，回頭望：三座雪峰還在那裡。像三個白了頭的老人，目送你……你知道它們會一直等——等你下次喘著氣爬上來，再坐下發一會兒呆，然後再把心掏空。

天空之城——理塘

雲朵是這裡的常客。有時停在半山腰，有時臥在屋頂上。推開窗，伸手就能掬一捧——涼的，潤的，帶著雪山的氣息。

鷹在雪峰上盤旋。

它的影子滑過山谷，滑過溪流，最後落在一塊岩石上，碎成太陽的斑點。這裡的天太高了，高得連鷹都飛得有些吃力。

草甸上開著些不知名的小花。紫色的，黃色的，白色的，指甲蓋大小，貼著地皮長。風一來，它們

就集體彎腰；風過去，又齊齊地挺起來。犛牛慢慢走過，舌頭一卷，就是幾十朵。

花也不惱，第二天照開不誤。經幡在瑪尼堆上嘩啦啦地響，那些布條已經褪了色，被風撕成一絲一絲的。

一個轉經的老人從旁邊走過，手裡的轉經筒吱呀吱呀，和經幡的響聲混在一起，像兩股看不見的線，攆成一條通向天際的路。

偶爾有牧人打馬而過。馬蹄聲很輕，輕得像是踩在雲上。他回頭看了我一眼，又轉過頭去，繼續走他的路。

那一眼很深，深得像背後的天空。

木格措

一讀到措，眼前就有茫茫的水波在蕩漾，在四處奔走，在漫無邊際的滲透……一眼望不到頭的山林，流水潺潺，回聲久久在谷間激盪。

只見一條條玉帶掛在樹梢，掛在懸崖邊，掛在巨石上，一味的向前衝。風借雨勢，水借雨勢，硬是在峽谷間生出一條巨龍。

水邊的樹，都上了年紀，垂著長長的鬚鬚，一動不動。雨水輕輕落在葉子上，久久停留，坐不住了，就順著樹幹一步步走向人間。

想和藍天拉近距離，想和犛牛對話，想在草甸上打幾個滾，想做一個無憂無慮的小孩，想和鷹來一次死亡對視。

那就在木格措，舉起酒杯，先把前世今生一飲而盡。

溜溜城

一首歌，打開一座城市的大門。一條河，書寫著亂雲飛渡亦從容。

在康定河畔，風是柔的，水是軟的，燈是多重奏進行曲。

不需要做什麼多餘的動作，你大可隨意的一走一憩，一種被融化的快感頓時奔湧而

至。

想放聲高歌一曲，口一張開，風就鑽了進去；想幹幾大碗青稞酒，酒入酒碗，雪峰就在碗裡晃動。

頓悟從來都在蒼茫中產生，力量于苦難中顯得格外耀眼。

大渡河

奔雷一般從天外飛來，裹挾著山林的底色。

渾濁是你的面孔，浪花是你的手掌，濤聲是你的語言。

不馴，不羈。

把天地撞成轟鳴，把歲月淘成蒼茫。每一朵浪花，都是野性的宣言；每一次拍岸，都是山河的壯歌。

風過兩岸，青山肅立。二郎山的雲，低低壓在河面，與激流相擁。水霧漫上來，裹著寒意，漫過嶙峋石崖，漫過千年時光。這是天險，是飛鳥不敢逾越的鴻溝。

十三根鐵索，橫空而渡。鐵鏈環環相扣，冷光映激流，在風中微顫，像大地鏘緊的弦，等待一曲英雄絕唱。

槍聲劃破河谷，硝煙漫過鐵索。木板盡毀，只剩寒光鎖鏈，下臨狂瀾，對岸火網。

勇者，無畏。二十二個身影，以信念為翼，撲向鐵索。攀鐵鏈，穿槍林，踏碎危險，穿透硝煙。手被磨破，血滴入河，與濁浪相融；身裹炮火，依舊向前，如雄鷹展翅，如閃電破空。

這不是行走，是飛翔。以血肉之軀，飛越死亡，飛越天險，飛越山河阻隔。

紅旗插上橋頭的那一刻，山河動容，天地迴響。

